



雲谷卧餘

卷七目錄

孔子矍相之射

禮雜記之謬

禮堦辭昏之謬

科舉

伏突

私謚



飲馬長城窟行

監軍

魏徵

高宗夢傳說

表字

姦人引經術

月蝕

孟子對梁王

清議

閱古編詞

夏正

三正

疑周末改月

春秋紀年

雲谷卧餘卷七

孔子矍相之射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子路延賓先以
賁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不得入于
是去者半旣入而序賓使公罔之裘揚觶曰幼壯
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在此位去
者益衆又使序點揚觶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古歛張習孔著

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者注謂裘之言尚踈點之言愈密則非其人者自退矣吾于此而見春秋人心猶直也人能孝弟好禮不從流俗大本已立無所歉於賓序矣而猶自審或不能要終于耄期將欲與于禮射而不敢凡此去者寔大賢也若後世人藏其心孰肯自獻豈無矯語孝弟偽稱好禮而冒然與司寇相揖讓者乎故曰春秋之人心直也雖然此非孔子之言也弧矢決拾之事豈耄耋垂死之人所能任乎此蓋令其自審日後能終身不變否也孔子嘗曰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豈有序賓而豫責之耄耋之後乎况此入者既許之以孝弟好禮不從流俗在此位矣又復進而求之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不若是之刻也故曰非孔子之言也

禮雜記之謬

中庸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

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此制最爲折衷乃雜
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
如士服則是夏禹之郊鯀周武之祀文皆不得用
天子之禮也中庸雜記皆列於禮記中而衷舛不
同如此

禮壻辭昏之謬

禮記曾子問篇有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
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之喪不得嗣爲兄弟

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爲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爲夫婦

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姻也

使某致命

此某字是

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

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

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張子曰此非孔氏之言

也昏禮合二姓之好以綿繼嗣父母死於家於女

氏無仇也旣免喪而離昏何爲也哉且所納幣固

父母之命物也生則聘之歿則使其更嫁亾者有

知其能瞋乎且壻再辭女父母之命其將終身鰥
乎抑更別娶也父母納幣於生前者旣不可娶則
外是豈復有合於義者哉至於女父母死亦令壻
別娶此尤難通文字在六經者猶多此類况其他
乎孟子之取二三策是善讀書者也

科舉

朱子嘗曰科舉壞人心術故其議學校貢舉謂今
之爲法其所以教者旣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
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
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
才日衰風俗日薄近代歸震川與潘子實書曰科
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
其弊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
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解脫以至老
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深中應舉士子之弊蓋奔趨
旣久僥倖者不知反而營競者不知慚舉世相習

雲谷臨館
於駟猶攘攫之風公然言之而無忌也近日言路
諸君頗有請用徵辟德行之說雖未見舉行寔爲
世道人心旋轉之一機也

伏突

史言李光弼將戰內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
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剄偶閱顏魯公作
光弼神道碑曰每臨陣常貯伏突於鞞中義不受
辱乃知伏突刀名也穀梁孟勞人猶知之此則世

鮮知者聊記於此

私謚

禮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人主待臣之重典也陳
寔之謚文範范丹之謚貞節非出君命已爲僭禮
猶曰自大臣錫之乃夏恭之謚宣明朱頡之謚貞
宣朱穆之謚文忠劉峻之謚玄靖王通之謚文中
皆出自門人鄉里之私後世沿之遂爲故事越禮
甚矣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惟天子

稱天以誅之誅尚不可况易名之典可以卑命尊
乎張載門人欲踵舊習而謚其師司馬溫公曰孔
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與其以陳
文穆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
比乎善乎此言其識卓矣

飲馬長城窟行

文選載古樂府四首呂延濟注曰名字磨滅不知
其作者故稱古辭今觀飲馬長城窟一首蔡伯喈

集有之昭明太古未遠而中郎集久傳於世何以
唐六臣皆未知耶其辭曰青青河畔草絲絲思遠
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
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
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
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
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李善等注
以首八句爲婦人思其良人是也此後十二句皆

以爲婦人作悵矣此詩本非一人之言枯桑四句當更爲一章客從八句當更爲一章枯桑章言枯桑無枝葉海水無畔岨天風天寒無所障庇其苦自知而已今與衆同行而各自取媚孰肯爲予言而知予苦哉此士不得志者之作也李善注爲念夫君之風寒有何情味若末篇八句分明丈夫語氣若作女子豈不招瓜李之嫌乎此又說詩者所當知也

監軍

唐每以宦者監軍由天子不信其臣特以宦者爲可托腹心耳此風自漢已有之馮緄爲國大臣當征蠻寇乃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益以前此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耗折軍資緄懼爲所中故請監以自明此臣不能信其君也君不信臣臣不信君而皆寄其權於宦寺漸之所積遂成重勢漢唐之亡皆由此也哀哉

魏徵

唐太宗弄鵠見魏徵至匿於懷徵覺之故奏事久
鵠死於懷世以爲美談余謂人臣事君有犯無隱
君有過則當諫豈可故匿其情而行以機詐哉且
過在帝不在鵠帝以徵爲可欺好鵠之心未改也
一鵠死而百鵠至于禽荒何懲乎徵他諷諫皆善
若茲事吾無取焉

高宗夢傳說

嘗疑高宗夢傳說審厥象而旁求雖繪畫之事自
古有之然古人渾樸未必能如今之寫生家也使
形神之間有一不合其不至買璞得鼠也幾希矣
及閱羅泌路史有曰太公之賢文王雅知之又懼
世之不知而我異故托之卜胥靡之賢武丁亦知
之而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托之夢此說近於術
數機詐非君子所當言然審象之疑可以稍釋亦
不妨存此一段異論也

表字

禮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故春秋以稱字爲榮自古同輩相稱皆以字至有稱名者見諸詩文殊爲典雅近世以來諛佞成俗直稱表號以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少年稚子無不蒙此稱者禮父母存恒言不稱老今者在子舍而居尊長之名當冲幼而其衰老之日豈非近於不祥乎至形之文翰詩題之間其俗陋又不待言矣

姦人引經術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此言得之唐庚氏

月蝕

十月之交言日月之食朱注謂晦朔而日月之合

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夫月掩日爲日蝕是矣若日月相對其間徑天何遂相及且月蝕常在深夜日月雖相對中隔大地部洲月何爲而蝕哉今曆家推筭時刻必應然能知蝕之時未能明蝕之故也至詞人爲妖蠹之說又曰地影尤爲無稽矣

孟子對梁王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國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王之所謂利益欲益吾國耳非指財賄也孟子遂推之于上下交征萬取千千取百不爲不多是以財賄言矣王不善辭故爲孟子所折耳其寔爲國者非利卽害苟利社稷孰不欲圖之乎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特不言所利耳王以利爲言所謂先生之號則不可也

清議

清議之繫於名教重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周初盛時列國美惡形爲
風謠王者時巡而采之善有所勸而惡有所畏寓
法度於清議之中周之盛世然也自天子不巡狩
雖有詩而太史不陳第作輟於士女之口其勢微
矣故孔子作春秋使其行事著之簡策庶以作其
懼也觀之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寗殖出其君君入則
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
餒而已不來食矣乃知清議之懾人至死而不忘
也此孔子本舊史修之以繼采風其功於世道人
心豈眇也哉

閱古編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
詞曰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

喜辱休惱 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
命聽自然真箇好 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
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 泰來否極機巧終何
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此詞焦弱戾溪
取之予意尚有未了亦作二闕云人生在世各有
當爲事窮達都無二致方寸地原如是 心心志
志惟恐衰年至散誕光陰過了身後恨難安置
榮華福分造物先排定這箇何須君論只一事難

推命 委心任運遜世誠無悶此際默湏分別休
一味圖乾淨

夏正

或問歲首建寅始於夏乎張子曰帝堯分命羲和
殷正四時卽以春夏秋冬爲序必無分割一時以
爲歲首之理于春日平秩東作于冬日平在朔易
作起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
之事也是唐之建寅可以理推也舜二月東巡五

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蓋用四時之中泄四岳
然後歸而以季冬格祖孟春改歲首尾各餘一月
若建他辰則四方不應四時非聖人大明終始平
秩燮和之道矣是虞之建寅可以理推也孔叢子
載子思之言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
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
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
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孔鮒
歲首非始於夏矣

三正

其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注曰三正者
子丑寅之正怠棄者不用正朔也三正迭建其來
久矣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愚謂此說非
是諸侯惟當奉一王之正朔耳若彼二正旣已革
移何爲而責其怠棄也愚嘗以意解之三正或指

歲月日歲有首月有朔日有晨息棄云者或是不
迎春不視朔興居失時俾晝作夜之類庶與息棄
意合然不敢自謂是也

疑周末改月

三正之說非正月也猶言三統耳正月必建寅三
代皆然惟以子丑月爲歲首紀年耳如商則云元
年十二月正月二月以至十一月爲歲終然後更
稱二年是也改正朔不改月數書經蔡注辨之詳

矣若詩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
衣皆夏月也漢承秦制以亥月爲歲首故漢書史
記紀年皆從十月始至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公孫
卿壺遂司馬遷言用正月爲歲首是從前改正朔
不改月數之證也然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皆非
夏時吾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說因謬度之豈周末
時王嘗改月數以從正朔乎抑戰國僭王有自改

月數不從周朔者乎嘗見唐肅宗上元二年九月制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故通鑑於十月猶書而十一月遂稱建子月而不書月數行之半載始復以建寅爲正月數皆如舊此見于唐書帝紀非甚隱僻後世能知者鮮矣况乎周代遙遠春秋絕筆保無有變革之事失於紀載者乎學者徒執見在之書以求之無恠乎其多抵牾也

春秋紀年

改正朔不改月數先儒固有是言也前說備矣然反覆叅稽終有未了夫所謂改正朔不改月數者謂以子月爲歲首專用之以紀年至於四時月數行政布令一切皆從夏制故於詩書禮記之文庶幾皆合爾然春秋正紀年之書也而正月之上冠以春王則非建子月矣是編年亦從夏制矣胡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此見諸行事之驗也其意以爲孔子以天子之事自居

而改時王之正朔其說之大悖且無足論乃觀桓
文宣成諸公皆於正月卽位是日卽稱元年此之
從夏皆在孔子作經之前豈亦心孔子之心耶夫
正朔莫大乎紀年紀年莫大乎卽位紀年從夏卽
位從夏更於何事而見其以子月爲歲首也愚又
竊謬度之或者周制亦以寅月爲歲首而行夏之
時或別有所指非言歲首之月也禮運曰吾欲觀
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
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注夏時卽今夏小正之
書雖未必然然亦與論語之解者別矣安知夏時
之云不指治曆置閏撫辰敬授類耶不又指乘鸞
輅駕蒼龍布德和令雩讎宣閉等耶後世以爲夏
時定指月建故于詩禮春秋觸處牴牾苟作此觀
則孔子無位而改朔之嫌亦可以暢然矣然則孟
子之說云何曰此愚所謂周末時王戰國僭王或

有改易皆不可知故朱子亦曰或是當時二者並
行惟人所用亦與改易之說幾有合

雲谷卧餘卷七終

雲谷卧餘

卷八目錄

莊子

又

飲租戶

樂天題老莊

遺金閒志

方虛谷桃源行

孫登

立國非恃兵力

晉臣論衣袂

齊桓伐陳

魏孝文好文

孫巨源

子由晉論

邵子數學

魏主不喜顯諫

鄧字音義

雲谷卧餘卷八

古歛張習孔著

莊子

莊子之意非不善也彼見末世機巧變詐法度繁
密流毒無盡故欲返一世於渾樸無爲而同歸乎
大公之域而不知勢有所不能也今夫浮江海者
惟當修檣柁戒衣袂以隨時救備耳如欲返於混
沌未開之先無天無地無江無海吾豈不深願然

世既至元會開闢之後矣慨然圖復混沌寧渠能
乎莊子之欲廢禮樂政刑是生長乎海國而不修
檣柁者也司馬公曰好個僕却被蘓學士教壞此
莊子志也不知蘓學士豈好教壞此僕乎侗魯木
訥踈莽淺露必至于廢主之事事廢而奸兇乘之
禍不可止矣聖人之設禮樂政刑與蘓學士之教
僕細推之皆一理爾聖人豈不欲合斯人而返之
于循蜚因提之世而滔滔者必有所不能故聖人
不務爲返古之空懷而但爲救備之寔事若莊子
者徒托之空懷而已今夫牛羊並牧不以大而欺
小鳩鵲同巢不以巧而弃拙此淳乎循蜚因提之
風也而冥司于人之爲惡者始罰而爲異類次者
使如刑者之王駢暴露之髑髏信如莊子之說是
鬼神以爲罰莊子以爲賞也說者曰莊子之旨不
若是粗也郭象有言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
死生之要而明內聖外王之道是則莊子也曰莊

之精者吾知之矣其言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
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生天
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此非
莊之精者乎莊子能使天下之人盡喻於是耶何
以紀所得者止豨韋伏戲馮夷肩吾十數人耶外
是者旣不能喻乎其精徒然廢禮棄智剖斗折衡
懵懵以遊而無以閑其血氣之橫決以此而欲止
精者可以自爲而不可以治世者也

又

古今論莊子者多矣王介甫曰昔先王之澤至莊
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嚮詐大作質樸並散雖學
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莊子病之思
以其說矯天下之弊而歸之于正以爲仁義禮樂
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以足乎

心爲得旣以其說矯弊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於卒篇自解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達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蘓子瞻曰莊子善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其言皆寔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焦漪園曰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乃其意以爲仁義禮

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凡此皆欲援莊以合儒其意欲尊莊子而皆莊子之所不受者也吾謂莊子本是禪宗循其道可以了生死脫輪迴當時佛法雖未入中國然天地間原有此一種道理故萬里之外豫獲其同然之心如德克符篇所言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

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與夫守宗保始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等語皆心經妙解楞嚴宗旨也而勇士一夫雄入九軍尤見當下直捷由此觀之南華豈淺近之理乎然不必與吾儒規規牽合合處固多門風自別

飲租戶

辛丑壬寅頻歲大旱吾有數十畝在西南之鄉遂不遣人徵租良農斟酌有方猶得少獲尚自有送

徵租至門者雖不足什之一二然亦見野人之忠樸矣因念劉彥翀飲租戶詩云我病不任耕歲收仰徵租蒙成每自愧一飽便有餘連觴使之醕醉語襍叫呼野人無他腸吾輩恐不如誦此可想見前輩風味而今之虐用佃人者可愧矣

樂天題老莊

白樂天題老子云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如何自著五千文題莊子

雲谷外餘 卷八 六
云莊生齊物同歸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遙
雖一致鸞鳳終較勝虵虫詩語雖俚頗能使兩公
結舌

遺金閒志

程伊川遺金閒志云元豐庚申予行至雍華閒關
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
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
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

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
人曰水中囊巾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
曰人得之乃非亾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
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
同自上聖至于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
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
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王之言則見其
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予觀宋儒類多於

此等處着意識纔着意識便損天真後人矯飾詐
偽皆濫觴乎此也若等其優劣則伊川不覺二字
乃是聖根次二人以爲甚可惜雖漸入泰甚猶不
失爲真也又後者以爲不足惜又後者遂作一篇
道學語皆有意爲之而天真滅矣此數人者遇題
便作而伊川與叔又爲主司而去取之以此爲教
遂將驅門人之精神皆聚于此能無弊乎若孔子
則不然拱而尚右者則直以教之蓋爲學者無事

此形似摹彷彿之間也

方虛谷桃源行

宋知建德府方回宋二納土降元仕至通議大夫
時論多責以大義回著說辨之日丙午春二月六
日奉太皇太后嗣君詔書是爲至元十三年始行
在所宰執大臣以嗣君各具表納土送璽於臯亭
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臨安府易守在二十日
回猶堅守孤城半月餘王郎中世英蕭郎中郁提

兵五千賚詔至郡官吏軍民一口同辭恐有如常
州之難者回按蜀志漢臣霍弋羅憲聞後主已降
乃納土歸魏史臣謂弋憲保全一方雖非人臣之
正義然國亡主遷土地人民無所歸爲小郡者力
不能全國全其部民可也建德府六邑戶口四十
萬回以歸附全之亦可也而譁士或以不死責回
夫籌帷鉅公分鉞虢帥不責其死于未亡國之先
而以責一內郡太守于國已亡之後乎殷有三仁

亦異於孔子之論人矣張子曰國亡與亡臣之正
也納土以全生靈特不得爲高節耳然滔滔皆是
亦何足爲罪哉乃世責回之深者以回素以高節
自負耳嘗觀其桃源行序云避秦非秦人乃楚人
也痛其君國之亡不忍其身爲仇人役力未足以
誅秦故去而隱山中爾王介甫知有父子無君臣
之句尤爲悖理淵明豈輕于作此記亦私痛晉之
士大夫翻然仕劉裕而無耻耳回特作桃源行書

雲谷詩集
諸壁而刊之日佩蘭騷人奠魚腹章華臺傾走麋
鹿祖龍南遊萬事非腸斷沅江爲誰綠王孫公子
入函關半作長城鬼不還委質良難身死易長歌
深入桃源山姬周以義興夷齊用爲耻懷王歿于
欺此恨痛入髓力不如虎狼固有去之爾向來長
往人素心政如此俗人不識呼爲仙謂無君臣益
欺天慷慨褰裳睨東海不見當年魯仲連淵明胡
爲作此記不紀義熙同一意羞殺人間賤丈夫反
君事佞如犬彘我來山中覓餘春千古義氣猶如
新楚人安肯爲秦臣縱未亾秦亦避秦虛谷生平
持論如此此所以來求多之口歟

孫登

晉書阮籍傳言籍遇孫登蘇門山有長嘯事而登
傳又云登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文
帝聞之使籍往觀與語不應按蘓門山在河北輝
縣宜陽山在河南宜陽縣兩傳不同及觀水經注

引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覺其
神情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
不應籍因大嘯求與俱去不肯籍別去登嘯如簫
韶笙簧據此則兩人之嘯洵在宜陽矣而籍著大
人先生傳頌登寔言嘗居蘇門之山且孫綽高士
傳孫盛魏春秋皆言蘇門何晉書自爲異同如此
余意籍遇登於蘇門作嘯別自一時而帝使籍觀
登當又是一事故晉書登嘯祇一見于籍傳而登
傳祇言與語不應而已臧書以爲一事遂記宜陽
而舍蘇門因以啟道元異同之惑也不然大人先
生傳晉書旣載其繁矣豈未之全見顧於登傳相
齟齬乎

立國非恃兵力

魯將禦齊師於長勺曹劌問所以戰而公告之以
惠民信神乃知古之戰者必有所以非盡恃師武
臣力也晉侯謀弑士爲日虢公驕若驟勝必棄其

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
畜也號勿畜亟戰將饑齊仲孫湫自魯歸齊侯問
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未可動也楚克鄭
鄭服請平左右以爲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古之
覘國者率用此術未之或爽後世惟兵力之是尚
矣嗚呼古人豈誠欺人乎抑別有說也

晉臣論衣玦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公賜之偏衣金玦諸
臣從太子者遂推測圖度猜疑百端論說紛然有
類巫覡夫衣玦出君父之賜豈有異意而諸臣私
議如此使太子聞之而生心豈事人之善道乎曩
自下開豈惟姬氏速太子之死者狐突罕夷諸人
也

齊桓伐陳

召陵之盟齊侯將歸陳臣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

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日師老矣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乃怒濤塗之請出東方而執之遂伐陳張子曰師出他境紆陳亦紆鄭也何申侯而善濤塗之言而復背之閃爍傾險若此非人心矣齊桓顧入其讒囚濤塗而怒未殄用師其國盟主若此豈綏小國之道乎桓洵賢主必當怒申侯之譎而賞濤塗之忠耳

魏孝文好文

人主好文大是美事然不得有所矜古今執周禮而病國者皆以矜而偏也魏孝文性好學群臣揣其意向進說無不稱引古人多見聽納其攻齊也齊遣崔慶遠問師故魏主責以廢立且以霍光廢昏立明亦不自纂詞義極正及聞慶遠曰武王伐紂不立微子不爲貪天下遂大笑厚賜而遣之是

雲谷田餘
帝不論是非惟聞引古之言則喜此好文而偏者也若崔挺掉書袋帝爲除逋亡緣坐法自是善政其悅齊臣之言則大舛

孫巨源

楊用修曰孫洙字巨源常注杜詩今注中洙曰者是也胡元瑞正之曰注杜詩者王洙字原叔今序載杜集中謂孫洙者悞元瑞因附載孫洙事洙嘗從劉貢父乞墨吏悞送孫莘老二人皆髯同在館

職故悞於是館中以大髯孫學士小髯孫學士別之元瑞戲評曰巨源生前之墨旣爲莘老所留死後之辭復爲原叔所奪何一姓一名觸處不利耶聞者大笑然實用修之語則巨源奪原叔之詞原叔未嘗奪巨源也文人興至涉筆偶爾紕悞如漱石枕流不足爲異

子由晉論

蘓頴濱晉論謂死傷戰鬪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

不恣以其身試彼以死傷戰鬪要我而不能應
則無怪天下之至於亂晉之君子高談揖讓而畏
兵革之事是以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
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也余
謂此論非矣晉之敗由於惠帝之愚愚則凶人得
藉之以爲奸而君子不能以自立必至權勢相軋
大獄大兵由之以起雖使在朝之臣皆習於勞辱
豈有濟哉夫堅瑕在心不在力使武帝之後君明

臣良張華衛瓘輩得行其志而賈后不能干政雖
鳴玉於廟堂橫經於講席而人心寧固亂何從生
天厭晉德寔生戇駘太阿不能操而骨肉流禍遂
訖大命頽濱乃歸咎于不習辱事可謂失其本矣

邵子數學

邵康節通術數見於載籍者屢有明徵乃宋史曰
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當時學者因謂雍於凡
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於是據世

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
病司馬光張載程顥願共議喪葬事於外庭雍皆
能知衆人所言史言如此固不能沒其實矣然以
爲術數之學不可爲訓故以未必然解之此作史
之體宜爾也陋哉沈約魏收之爲史也收撰魏書
言盧景裕繫晉陽獄誦佛經而鎖械自脫又有人
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誦千遍臨刑刀刃
自折約撰宋書言王元謨將刑夢人告曰誦觀世
音千遍則免覺而從之果獲免此豈有識之言乎
程正叔荅晁以道書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
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程明道
爲康節作墓誌銘亦絕不語及數學儒者持論固
應如此

魏主不喜顯諫

魏文成帝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
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耶至于事君何獨不然張子曰魏
主言悞矣子諫父於私室者不欲彰於外人耳未
嘗屏室內兄弟也內外臣民皆君之子固同室懿
親也人君以天下爲室卽上表顯陳豈爲彰君之
短乎設有同室弟兄而獨屏人與家長私語轉爲
非宜耳

鄮字音義

鄮字有兩音在五歌韻者音嗟在十五翰韻音贊

其字出於周禮而後爲地名字書於兩韻訓釋皆
同蕭何封鄮侯此嗟音也楊詩云麒麟閣上識鄮
侯是也而袁中郎詩云摩肩盡冠簪呵呼接留鄮
空天蔽幃裳高衢泥馬汗自注云鄮嗟贊二音皆
可讀漢書音贊今考漢書地里志在南陽者音贊
在沛者音嗟何之封邑非跨兩郡非可迭稱也唐
去漢未遠何封音嗟楊必非妄中郎謂可通用者
悞耳

雲谷卧餘卷八終

雲谷卧餘

卷九目錄

帝蘓州詩

太牢

詩語傳譌

又考鄧字

毛延壽

灰釘

叔孫通定太子

叔孫先

左右

唐明皇戒酒

獨孤信側帽

漢書策文

中興

伯嚭

百工飭化八材

笋根穉子

豐隆

關山同一照

玄裳縞衣

孫堅父

用鄩子

須賈綈袍

杜註長狄之悞

飲用一盃

雲谷卧餘卷九

終

雲谷卧餘卷九

古歛張習孔著

韋蘇州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獨憐幽艸澗邊生上有黃鸝
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世所
膾炙余謂三語俱佳獨春潮帶雨一句不稱夫澗
邊幽艸深樹鳴鸝景頗幽勝忽焉潮挾雨來勢急
而時晦前之清致皆失矣予嘗于杭州六和塔小

港盡處維舟避潮俄而衆呼潮來見如雪山崩覆
瞬息湧至維杙衝斷衆舟如流萍斷梗漂入山壑
勢甚辟易時晡而未晚且無急雨已驚魂動魄矣
雖它地不同浙江之甚然無人之舟恐亦不能自
橫也且滁州從不通潮語更無着

太牢

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又郊特
牲日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

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太牢貴誠之義也註謂
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諸侯膳天子亦止一牛尊君
之禮亦如君之尊天蓋以專一誠敬故貴特牲而
賤太牢也太牢者牛羊豕皆備少牢者去牛惟用
羊豕也前漢外戚傳亦云故事以特牲祠大父母
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可見太牢非特牛
後世俱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故唐人號牛僧孺
爲太牢揚虞卿爲少牢皆未考禮記之文也如以

牛爲太牢則特牲又爲何物乎

詩語傳譌

世傳古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馬貳師謂上句是矣下句謂不可與人言則是心
事曖昧異于司馬君實遠矣若論對偶文理當是
可與言人無二三世傳久而悞耳此說良是王楙
叢書舉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裡老何人肯向死
前閒謂下句是矣上句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

裡老耶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當
云浮世多從忙裡老二事正可作對

又考鄮字

蕭何封鄮侯前代詩家皆以鄮爲嗟音而明詩有
作贅韻者乃謂二韻可通用予于八卷曾論之矣
近閱野客叢書亦論此事又以爲鄮侯當音贅其
言曰鄮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贅屬沛者音嗟按
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何封音贅明矣而

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就封于鄴悞以爲沛地之嗟矣楊巨源詩曰
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姚合詩曰鄴
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鄴侯鎮諸家皆承此謬
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鄴侯也唐書釋文鄴則
盱切南陽縣名此正得之余按勉夫止據茂陵書
遂謂班固諸人皆謬亦未敢深信但其博覽詳悉
如此誠足欽羨也

毛延壽

世傳毛延壽劣畫明妃事其原出于西京雜記然
漢書匈奴傳本曰呼韓邪來朝帝敕宮女五人賜
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廷令
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
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
欲留之而難于失信初未嘗如雜記所言按圖以
與之也但襍記亦未言毛延壽畫昭君止云窮案

其事畫工皆棄市而已因下條云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于是差希云云然則畫昭君者六人中亦不審屬誰筆也世獨歸獄延壽悞矣

灰釘

楊升菴引李義山露布飛走之期旣絕灰釘之望

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竒推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胡元瑞筆叢曰按王凌傳請灰釘于司馬懿懿卽送與之凌因自殺此云曹爽乃用修之悞蓋因爽禁獄乞食于懿懿送鹽豉大豆等物遂憶爲爽也又何餘冬錄本作王凌而升菴悞記曹爽故胡元瑞正之然予謂元瑞亦悞凌傳

但索棺釘耳未云乞灰元瑞何據而云然也予嘗
讀陳書梁帝策陳高祖有云祇首震懾遽請灰釘
焚槨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云云義山之
語蓋出于此然不知梁又何所本前世故實今
亡失者實多不能盡究也

叔孫通定太子

漢高不易太子後世皆歸功留侯然先有叔孫通
之諫帝易儲之念爲之少沮故留侯得以行其計

耳通之言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
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
伏誅以頸血汙地通骨鯁強諫如此在廷之臣其
可儼者有幾帝慚乃以爲戲言通又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此言尤爲千
古傑識後世定儲位者多宗之且當時天子亦曰
吾聽公矣及留侯繼進四皓之策帝意始益堅則
叔孫首功何可沒也此在漢史本非僻事而世獨

以爲留侯功罕有稱通者吾故表而出之

叔孫先

野客叢書曰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以爲禮者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余考漢書師古所注乃曰先謂在秦時無猶言先生之文豈叢書所引又一師古耶然觀上文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隨繼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則自當以先非不忠爲句叢書乃以叔孫

先爲一句悞矣梅福上書朝廷叔孫本朝之臣豈可于君父之前稱爲叔孫先乎叢書它事考訂最精惟此譌謬學者詳之

左右

宋王懋云古人以右丞相爲尊如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陳平功高爲右丞相周勃爲左丞相是也世因以古凡事皆尊右余以爲未然在漢史陳平以周勃誅諸呂功多願推右以讓勃于是以勃

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以此推
之則右尊左卑固矣然考漢百官志有左右僕射
左右陞長左右給事中左右丞及左中郎將右中
郎將羽林左監羽林右監皆未嘗先右于左何以
爲丞相獨尊右耶愚謂右非爵尊或一時風尚右
任事得權而左獨養尊處優故以右爲重耳如人
左右手右用事居多非賤左貴右觀古人言論皆
曰左右無曰右左者孔子與門人立以有姊之喪

故拱而尚右注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陰
不尊于陽可知矣秦紀閭里以富強爲右貧弱爲
左以富強處便利耳此隨意爲低昂者也如謫官
曰左遷拙悞曰左計意畧相同觀信陵君尊寵侯
生虛左以迎侯生直處公子上不讓古未嘗不尊
左也左傳有楚人尚左君必左之言意列國所尚
當各不同但此亦是趨尚便利如選擇吉凶之說
耳非謂尊卑之序也總之天地定位離東坎西月

不先于日秋不先于春左右之序亘古不移相權
輕重一時偶然不足爲定論也

唐明皇戒酒

李贇皇次柳氏舊聞紀玄宗入蜀時給事中常倜
獻酒上不舉倜懼上曰非疑卿也吾御宇之初嘗
大醉損一人悼之因戒酒迄今四十餘年未沾酒
味指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也此德裕太和八年
進上之書後世修唐史者多有採取宜若可信然

吾觀他書若艷異篇之屬玄宗讌樂事甚多未嘗
云戒酒也脫謂諸書不足憑第卽柳氏舊聞稽之
中載上因肅宗生子幸其宮而飲樂又載上于花
萼樓置酒與諸王爲樂使果不沾酒味則此戒傳
播中外久矣倜何爲不知耶乃知著書者未可盡
信而作史之採取尤當慎擇矣

獨孤信側帽

世知郭林宗折角巾而不知後又有獨孤信事令

狐德棻周書載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東漢尚風節林宗人望清流之士樂效猶爲恆理若信雄武官夷狄之世而能風動如此爲尤竒也

漢書策文

漢武賜廣陵王胥策有曰無桐好逸無爾宵人顏注桐音通輕脫之貌此不知何據予按楊子曰師

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注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于師也則桐字卽爲童義無桐好逸者無若童子然好逸豫也然策文何必用字艱奧乃爾史記自作侗當是漢書文悞顏氏承悞而強釋之耳

中興

杜詩今朝漢社稷心數中興年人多疑子美悞用註中竹仲反而未知其出處按宋史筆斷曰中興

謂中于理而復興也猶曰應當興耳

伯嚭

史記吳世家載越既滅吳遂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越世家亦云然再考越絕書亦謂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云然左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季孫憇哀公在越不利已使因太宰嚭而納賂越乃不助公是則越滅吳後嚭固未死且復用專于越也此與史記

越絕未知孰是意嚭之狡佞吳亡入越自有所以進身之術似當以左傳爲正然則蠡之亡種之死安知不由嚭乎

百工飭化八材

周禮百工飭化八材鄭玄注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愚謂先王雖尚淳朴然天地間既有此物亦當制度之以爲世用至于等威之辨

與夫重本抑末之意又必有法以存乎其間也

笋根稚子

杜詩笋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意稚子
字或是隨筆俚語耳偶觀宋孔平仲談苑載唐人
食笋詩曰稚子脫錦棚駢頭玉香滑則唐人稱笋
爲稚子久矣然旣曰笋根又曰稚子犯重當日竹
根稚子

豐隆

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朱子注豐
隆雷師盖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使之求
神女之所在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其
將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隳以交
集抱朴子云故聾瞽在乎形氣則不信豐隆之與
玄象皆以豐隆爲雷明矣及楚辭九章又云願寄
言于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
迅高而難當朱子注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聽一

豐隆也何前以爲雷而又以爲雲意朱子以穆天子傳郭璞注豐隆筮御雲得大壯遂爲雷師故謂豐隆可以雲雷兩稱也鄙見竊謂屈原本意欲因浮雲寄言而值雷師之阻故不能達以况欲因賢臣以自通而讒邪阻之如此解乃與遇字親切則豐隆仍與離騷同非雲師也未知是否

關山同一照

杜詩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楊用脩謂照字是

點字引東坡詞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爲証殊不知洞仙歌格調繡簾開一點五字爲句明月窺人

四字爲句與下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句法同坡原無一點明月之語歷考艸堂詩餘李元膺晁無咎顧孔昭王元美輩句調皆如此用脩乃以破句爲舛獲亦悞矣此猶以詩餘句法言也至于詩格終以一照爲是知詩者細玩兩句語意自見不可爲不知者道也

玄裳縞衣

東坡後赤壁賦云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掠舟而西此坡之悞也鶴之黑斃在翅不在尾坡蓋見立鶴而悞以爲黑者其尾爾故謂之玄裳而不知飛鶴之不然也

孫堅父

三國志吳書孫堅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年十七與父擊斬海賊而不言父名及觀劉敬叔異苑載

堅父名鍾因施瓜供異人而獲吉地敬叔劉宋時人

用鄆子

僖十九年宋使邾人執鄆子用之司馬子魚諫曰小事不用大牲况敢用人乎解者皆以殺鄆子爲犧牲用以祭也杜元凱注亦謂殺人而用祭東坡宋襄公論謂君子殺一牛猶不忍宋乃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是亦以爲殺之也乃公羊傳則曰惡乎

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柰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是則未嘗殺也杜何不考公穀而注之觀子魚言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謂之曰虐量非殺矣

須賈綈袍

須賈贈范雎綈袍以爲不忘故人爲賈之厚非也當賈齒睢時爲仇至矣今旅客于秦猝與睢遇豈無歉于心哉非獨歉然而已亦且懼之而又有所

異于睢也以爲才如睢而久在秦必諳秦事必有可以爲吾地者故以戀戀者買睢心欲有所用睢也安得爲厚睢知士也豈不能度賈之隱乃因其一時之情遂貫賈死在睢誠爲厚德矣

杜註長狄之悞

左傳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晉之滅

潞也

在宣十五年

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魯桓

之十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杜預注

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
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旣長且壽有異于人云云此
杜預不知參考他書而徒徇左傳一字之悞遂強
爲之解如此按史記魯世家晉之滅潞獲僑如弟
焚如齊惠公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
榮如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
之又十二諸侯年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
父敗長翟而襄公二年無紀焉由此言之則齊襄
當是齊惠左氏蓋一字之悞耳齊惠二年卽魯宣
二年前上距魯文獲僑如之時僅八年耳下至晉獲
焚如之時亦不過十餘年鄭瞞二敗年次未遠此
于理爲可信長壽之說蓋臆斷也

飲用一盃

予數歲時見鄉人旅飲間有止用一盃巡輪者而
官府禮讌則各一盃十餘歲後并鄉曲亦無一盃

巡飲者矣觀新唐書載張說事則知唐時雖官讌亦止一盃而唐書言之未白不如唐世說爲詳世說曰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中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旣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觀此則平時止一盃巡飲可知又白樂天詩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到頭身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觀膠牙錫蓋古人元日飲屠蘇酒從年小者起巡至最老者末飲云藍尾酒此亦一盃輪飲之證藍與闌同飲至此老止有闌截之義然後復從小者始也

雲谷卧餘卷九終

雲谷卧餘

卷十目錄

顧憲之

圩字尼字音義

尾通作微

無極

陳蕃下榻

高開道

臨邛令繆恭相如

伯夷傳

升庵踈于正史

曾子易簣

三思

太王翦商

阮

陳安卿

生朝

古三字名

墓親須擇風水

陳仲子

雲谷卧餘卷十

不

古歛張習孔著

雲谷卧餘卷十

顧憲之

梁書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始伏辜予謂此案經前後令不決訟已久矣牛當訟時係飼何所禽畜無常性量不能舍新牢而尋故主也憲之號

能吏當不若是迂矣此見史書之難信如此

圩字尼字音義

寧國太平瀕江之田以大堤障水田在堤中名曰圩田而許氏說文無圩字詩韻亦無之惟俗音雲驢切聲同餘按史記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索隱註曰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窰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今圩田堤高而中窰是音雖異而義則

同矣至云因圩頂而名丘字仲尼則不知命名之義獨黃氏韻會說文釋峴字反頂受水之丘從山尼聲言頂當高反下故曰反頂引孔子象峴丘山四方高中央窰下通作尼由此言之尼丘之山稱尼者以其反頂也則與史記之言合矣第疑大聖人相表端好豈有頂窰之理姑筆之以考字義云

尾通作微

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本紀作鳥獸字微古尾

微通用論語微生高微生高班固古今人物表作

尾生高尾生晦莊子盜跖篇亦作尾生與戰國策

同 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微生高
即與女子期于橋下而死者

無極

無極而太極之言始于周濂溪性理載陳北溪曰

無極之說始于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

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

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柳子康節是

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云云蓋北溪以無極昉

于是也而不知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

莫如無極則三代有此語矣道言也正人莫如有

極如洪範所謂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

惟皇作極也道天莫如無極雖與濂溪語不類然

其下文曰道天有極則不威蓋謂上天之載不可

以迹象形器襲之亦與濂溪之無極不相異矣北

溪蓋未見此書也又嘗見朱文公與林擇之書云

杜元凱左傳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意汲冢書宋時未大顯故諸儒多未見此陳蕃下榻

陳蕃下榻事世人多知徐穉而不知周璆蕃傳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然則仲舉固有兩榻也

高開道

世知關壯繆刮骨療毒事而不知高開道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頰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饌不輟此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資治通鑑有之

臨邛令繆恭相如

臨邛令與司馬相如相善相如之居臨邛也今日
往朝之相如初尚見令後辭謝而令益謹相如不
赴卓王孫召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其敬之也
至矣史記乃曰繆爲恭敬者何蓋令之與相如善
者自有聲氣固不在禮貌繁數也令實滑稽之雄
其爲此禮貌者欲以動王孫而因通其女以爲戲
樂也相如客貧其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令實助
之不然相如何能辦此故令之與相如善者誠也
其爲恭敬者繆也繆者何爲欲動王孫而挑文君
也令固趣人奇士第非爲民父母之道爾

伯夷傳

史記伯夷傳叙事少議論多茅鹿門林次崖輩謂
妙甚是傳之變體羅大經謂是文章絕唱夫體之
當否且弗具論獨諸家譽之大過予不能心服焉
按古書論體極少自孔子易大傳始作論斷至舜
大知大孝武周達孝文王無憂諸篇論體漸備然

通篇首尾一意未有絕不相顧者且文字之佳全在結構處見精神使一篇之意收拾完固如水在孟涓滴不漏乃見作手此文前半但言夷齊雖窮困而君子不以彼易此後忽言閭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不能立名篇首何嘗有此意乎且開端數語意亦不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闕虞夏之文可知此爲何語苟錯縱其文卽謂六藝雖博猶考信于載籍虞夏之文雖闕然詩書可知

也亦何嘗不可凡此皆由其文中立意不清故辭語無所準之以正其是非也如堯將遜位一段于篇意何涉而長言之乎鍾伯敬謂世家首吳傳首伯夷存君臣也又有謂傳首伯夷乃是崇讓此言尤非列傳以商周世次爲序太伯尊屬伯夷商人安得不首伯敬又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放下殷字妙甚夷齊殷人也放伐之事自殷始蓋有不忍言者矣然則唐字亦放下又是何意諛古非今皆

是此類予獨違衆而撻以獨見聽後之識者擇之
升菴踈于正史

張唐英論姚璿引洛水進赤石語楊升菴云按唐
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民有得石而獻于后
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有赤心餘
石豈皆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鮮知
此語所出云云據升菴言是已獨得觀語林之書
而獨知此事矣不知此乃李昭德事不特新舊唐

書皆載昭德傳中通鑑綱目亦有之升菴俱未之
見又以昭德爲日知豈語林亦悞耶人言升菴熟
于野史而踈于正史觀此益信

曾子易簣

朱文公荅王子合論曾子易簣事曰子合謂大夫
之簣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
或曾子不欲爲已甚委曲以受其賜至于死生之
際則異于是蓋有一毫不正則累于其生如此則

是人之生也可以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
此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
受皆爲非禮或者因爲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
耳但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
賢不能矣朱子之言如此愚謂禮于冠服車旂則
有等威若牀第燕私之具非有大夫士之辨也故
曾子平時亦受而安之第當貧而御華美于事不
稱童子不言則已旣言之矣曾子固勇于受善者
也豈能姑待哉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有忘乎其疾
之華矣或曰曾子平日之識豈不若童子乎何以
遂御華美也曰天下之善豈有窮乎尊者賜之受
而御焉未有失也童子之言本非切要而精義者
聞之則以爲更有進爾安貧履素不失吾真視終
于華美者固爲正矣豈可謂失于平時而正于將
死乎此正字非可以不正對言如孔子以不能徒
義爲憂非孔子從前皆不義也

三思

宋都昌縣學生問于朱子季文子三思而行子曰再斯可矣乃周公之思夜以繼日所思又不止三也朱子引張橫渠言荅之尚未晰愚謂再斯可矣謂事已知其當行猶再加詳審耳與周公之不合者不同蓋周公之仰思在未得之前文子之三思在既得之後苟理有未得何妨深思夜以繼日但謂之一思可也豈有三乎

太王翦商

太王翦商之言古今多論之宋陳安卿因泰伯三讓集註問于朱子曰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去太王乃萌是心睥睨于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爲至德朱子曰翦商乃詩語泰伯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據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
按安卿問語極好而朱子不能荅第曰詩語左氏
必有所据審爾則太王翦商之心爲實何以追無
將之律耶愚謂翦非翦滅魯頌蓋言自太王居岐
以至文王境土漸闢損商益周若裁翦然推原其
本實自邑岐始耳在太王當日豈遂有心也哉此
與書之肇基皆是後人推原之詞如此方不說壞
太王又楊用修云按說文引詩實始戩商解云福
也蓋謂太王始受福于商且說文別有剪字解云
滅也用修蓋謂詩本是戩而訛爲剪耳然予考說
文注戩爲滅未嘗解爲福也其釋翦曰羽生也一
曰采羽又未嘗解爲滅也夫戩之訛翦或不可知
但說文引詩以釋戩實注爲滅初不注福也用修
引古多舛如此

阮

白起阮趙卒四十餘萬項羽阮秦卒二十餘萬竊

嘗疑之所謂阬者苟謂旣殺之而復埋之恐起羽
不如此迂也如謂掘成坎穿而生驅以入則當掘
時必事泄而駭竄矣古今言阬者甚多從未有抵
牾遊逸之事何也拓跋珪禽燕兵四五萬人盡阬
之于參合陂慕容垂後至參合見積骸如山哭而
祭之此亦可見非掩埋也但不知阬之義云何耳
余臆爲注曰詐而殺之謂之阬不識可否抑古文
用字好奇後之作史者慕而效之不必盡實也如
魏殺燕兵血醬消盡當是白骨遍地耳何人爲之
壘積而使之如山乎固知史書中文字不能盡泥
也

陳安卿

陳安卿名淳說經書極有意有曰述而第二十三
章旣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二章學而
不厭誨人不倦集註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者疑
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爲自許

之詞而何有于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能如此庶前後意不相背淳爲說以破之曰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插雜當其有稱夫子以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以自處此是爲謙之意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不厭誨不倦二事歸之夫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爲謙之意是辭其有能以就無能也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愚謂如此看書方不死古人句下安卿又謂不得其醬不食註惡其不備也惡字太重亦說得是

生朝

陳安卿問朱子曰程子有言人無父母生日倍當

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與賀高倅詞

朱子壽母詩云昨夜秋風涼氣歸今朝喜色動簾帟細斟潏艷新春酒戲舞斑斕舊綵衣願上龜蓮千歲壽永令鳧藻一家肥也知厚德天應報更說陰功世所稀暑退秋容欲凜然北堂佳氣倍澄

鮮舊病已向新涼失壽骨應隨爽籟堅塵外光陰
那有盡尊前風月浩無邊癡兒六六今如許慚媿
西河不老仙 仙人昔住紫琳房一旦翩然下大
荒久悟客塵無自性故應福祿未渠央徙居邂逅
成嘉遜捧檄因循愧漫郎願借寒潭千丈碧年年
此日奉華觴 竹栢交柯庭院清西風不動翠簾
旌高堂正喜新涼入樂事仍逢壽筭傾盡室丹衷
歸善禱滿頭綠鬢定重生年年此日歡娛意更願
時豐樂 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
太平

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
容已處不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
禮事其親以非禮待于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
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
其情各不同也詳朱子語意似謂力量不能使吾
親以禮自律又世俗沿習已久難于猝變此所謂
不得已也安卿此問極好朱子所對亦老實不欺
如此問答最可觀

古三字名

升菴集中有曰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
繁菁二字其名也複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予

按楚臣有熊率且比齊小臣有石之紛如令尹子
文名闞穀於菟皆春秋人也三字名豈始于戰國
葬親須擇風水

胡伯量名淳問于朱子曰淳舊聞風水之說斷然
無之比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旣以審
諸已又以詢諸人旣葬之後畧聞或者以爲塋穴
坐向少有未妥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
盡心擇地以求卞者之安亦未爲害朱子荅曰伊

川先生雖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
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
乃可用也愚謂朱子最精于堪輿人有問之多不
肯詳言以其說之不可爲訓也夫地旣不可不擇
而久淹親柩踰年不葬又以爲罪之大者倘擇地
而不能得將遂葬於凶地乎抑寧遲之歲月而多
方以擇乎儒者旣知凶地必致禍而又欲以道義
調停于其間乃爲之言曰但求地以安親不可爲

吉凶之說所惑圖福而淹親柩殊不思安親與圖福有二乎凡風水之佳者則子孫繁盛其穴內必乾煖而安其餘沙飛水走衝射反背則子孫受禍而穴內非水則蟻矣人之所以屢年不葬非爲子孫爲親骨也今乃曰不必徇吉凶之說只求安親不思子孫既凶親骨有安者乎儒者旣隱衷自明風水之理確乎不爽而又教人不必信吉凶豈忠恕之言乎愚則謂人子葬親風水斷不可不求其或求之而不能得得之而貧不能購然後哀痛而擇其次度乎可耳蓋聖賢之論有不可通行者此類是也伯量又問曰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荅曰且以委曲開釋爲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凡此皆近情之語

陳仲子

孟子不義陳仲子司馬君實著疑孟以闢孟子謂兄戴不以其道事君故爲不義之祿不以其道取

于人而成室故爲不義之室仲子不肯口非而身
享故避之仲子蓋猶者有所不爲也余隱之又著
尊孟辨以闢司馬謂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
義之祿孰得而非之獨是居于於陵與妻同處彰
兄之過而離其母斯爲非耳余謂此不足折仲子
也此章當看齊之世家一句仲子以兄戴無其德
而享其祿故惡之而避不知世祿自是國典戴惡
得而辭戴嗣祿而推之以養弟非不友者也仲子
卽同享萬鍾不過食先世德澤之遺何惡于是而
爲此矯激之行哉故孟子深非之也如隱之說是
仲子卻室與祿爲當則孟子克仲子之操一段爲
贅語矣

雲公卧餘卷十終

雪谷自傳



六

